

异世奇情系列 003

LONGGANG
FENGJIN

上

素子花殇 作品

是谁一身红装，绝艳倾城，
迷煞了人眼？
是谁一头华发，睥睨天下，
触动了深情？

龙藏凤隐

文正出品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史上最极致的爱恨情缘
《龙藏凤隐》【完美大结局】

他温柔如夜，把情欲流放，
他缠绵不惜，把爱碾成碎片，

人前，他是被大火毁了容貌、毁了双腿的王爷。
人后，他是侵她心、夺她情的男人。



异世奇情
系列
003

龙藏凤隐

终结篇

SUZHESHANG WORKS
素子花殇
LONGCANG
FENGYIN
上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藏凤隐：终结篇：全2册 / 素子花殇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99-7147-6

I. ①龙… II. ①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6147号

书 名 龙藏凤隐·终结篇
作 者 素子花殇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戚兆磊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63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147-6
定 价 55.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上册

第一章	她还活着	1
第二章	新科状元	25
第三章	身份暴露	47
第四章	四八对决	69
第五章	你是疯子	91
第六章	你心我懂	114
第七章	八爷生辰	136
第八章	漂亮反击	157
第九章	八爷完了	179
第十章	孩子难产	204
第十一章	四道圣旨	226
第十二章	新帝登基	247

龙藏凤隐
文红篇

CONTENTS
目 录
下 册

第十三章	前赴南轩	269
第十四章	跟我回去	293
第十五章	最后信你	316
第十六章	帝妃同心	338
第十七章	奇局妙计	363
第十八章	苏阳之死	387
第十九章	唯你一人	410
第二十章	如此度我	432
第二十一章	鱼死网破	455
第二十二章	伤痛独饮	480
第二十三章	同看天下	506
番外		532

龙藏凤隐

卷之四



第一章

她还活着



苏月眼睑颤了颤，缓缓睁开沉重的眼睑，视线一点一点清明。她望着头顶崭新洁白的帐顶，有些恍惚。好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又身在什么地方？她只记得，她戴着商慕寒的面具从瀑布上跳了下来。后来，好像在下坠的过程中，侧脸划到了瀑布的岩石上，现在还火辣辣发疼。再后来，还没有跌落在地之前，她好像被谁接住了。

对，肯定是被谁接住了。她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人影飞向瀑布，她被裹拥入怀，她想看清楚是谁，却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一切就像做梦一般不真实。她没死？她没死，是吗？那她的孩子呢？本能地伸手抚向小腹，她不知道，里面的小家伙是否安然无恙？

缓缓撑起身子坐起来，她环顾四周，是一间陌生的厢房。厢房很新，里面的家具摆件也都是崭新的，甚至能闻见空气中朱漆未干的淡淡香气，但是，看其设计和摆设，无不彰显着主人的奢华和品位。

这是哪里？心中疑惑，她起身下床。外面阳光正好，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投进来，打在屋里崭新的朱红楠木家具上，有些刺目晃眼。她眯眼看着那片阳光，橙黄金灿里，有微尘在翩翩起舞。

苏月看着看着，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到底是谁救了她？穿了软履，她稍稍整理了一下衣袍，便出了门。同样是崭新的庭院，有水榭亭台，有鱼池假山，有各种不知名的花草，有翠绿翠绿的矮树，甚是清幽雅致。

远处，一个婢女手端铜盘走过来，见到她，一惊一喜，“姑娘醒了？”

苏月疑惑地看着她，点头，“请问我这是在哪里？”

婢女微微一笑，“林府啊！”

“林府？”苏月微拢了秀眉。

“嗯。”婢女点头，笑道：“就是皇上御赐给当今新科状元林公子的状元府，林府。”

新科状元？林公子？状元府应该在京师，那说明她已经从柳溪镇回来了？她到底昏迷了几日？她是被这位林公子所救吗？

“林公子人呢？”苏月眸光凝住。

“哦，今日是林公子状元及第游街之日，公子他正骑着高头大马在游街呢。”

“游街？”苏月心绪微动，“可以去看看吗？”

“这……”婢女面色微微迟疑，想了想，道：“可以是可以……那姑娘稍微等奴婢一下，奴婢去将姑娘的披风取来，顺便给姑娘取一方面纱。”

面纱？苏月微微一怔，却也没有多想，只以为对方思虑周全，怕她被人识出，而故意为之，便也任由她去。苏月站在抄手游廊等待，骤然听到外面锣鼓震天、人声鼎沸，还有孩童齐声喊着：“状元郎、状元郎、状元郎……”

苏月一愣，垂眸默了默，顾不上等婢女取披风和面纱回来，她便径直一人出了门。门前游街的队伍刚刚走过，苏月透过敲锣打鼓的众人望过去，看到了最前面骑着高头大马那人。男人一身大红状元袍，似火似霞，头顶状元帽，脑后墨发轻垂，身姿俊秀挺拔，就这样坐在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上，惊才绝艳。不知为何，苏月竟觉得这背影似乎有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她抿了抿唇，突然对着那一抹背影朗声喊道：“林公子。”

大街上很吵，锣鼓声很大，苏月的声音虽朗，却还是被震天的喧嚣淹没。可是不知为何，这一缕声音却还是清晰地飘入了林子墨的耳朵里。他缓缓回过头。

午后的阳光晃得有些刺眼，苏月迎着光微微眯了眸子，看向那应声转过来的脸。很俊美，却也很陌生！不是他！苏月微微失神片刻，便笑了。

马上的男人一直回头凝视她，面色微愕，似乎在等着她继续。她勉力笑笑，摇了摇头，轻轻道了声，“没事！”便转过身往回走。自从方才醒来，她刻意将一部分记忆屏蔽，可此时，那一夜发生的事依旧在她脑海里呼啸而过。

她闭上眼眸，脚步虚浮。刚才她醒来看到崭新的厢房和家具，虽然一切都是陌生的，可那些物件摆设却似乎都是她喜欢的风格，她有些恍惚了。然后，又联想起那夜她随着瀑布水流急速跌落时，那个飞身接住她的身影。她以为是商慕炎。她以为他同她一起跃下，救下了她。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那样的深山，那样的子夜，在她跳下的瞬间，正好有人那样凑巧地出现在瀑布旁边？当刚才那个婢女

说，取了面纱再出门时，起先她没在意，后来想想更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只有他才会如此思虑周全，怕她被人识出。如果只是被陌生人所救，又怎会去考虑这些东西？而且，她看到这个林公子的第一眼时，也莫名觉得背影有一丝熟悉不是吗？所以，她真的以为，她真的以为……

可是，事实证明，那真的只是她的自以为。她又错了，不是，不是他，即使他会易容，此人也不是他，感觉不对！

现在想想，怎么可能是他？他是王爷，又怎会是新科状元？更何况，他想让她死啊，他的人都想让她死啊！刚才仅凭一股心火强撑着，如今似乎瞬间被抽干了力气，她脚下一软，身子蓦地朝一边倾倒。没有预期的疼痛，她的腰身一暖，在她倒下之前，有温热的大掌将她稳稳托住。

“你没事吧？”低沉的男音响在耳畔，苏月慌乱抬眸，看到男人俊美无俦的脸。正是新科状元林公子。温润如玉、翩翩公子，却隐隐透着一丝冷魅，这是他给苏月的第一印象。第二个认知就是，这个男人会武功。也难怪那夜她急速下坠，他还能徒手接住她。文武双全的男人。

苏月脸色苍白，摇了摇头，她从男人的怀里出来，站定，这才意识到原本喧嚣的锣鼓声不知几时已经偃息。苏月回头，看到一街惊诧。她不明白众人为何会用这种目光看她，也没有心情去明白。

这时，先前那个婢女急匆匆赶了过来，“姑娘怎么不等奴婢就出来了？”

“彩蝶，你怎么做事的？”男人声音微沉，略带薄怒，漆黑如墨的眸子染了一抹厉色，“快扶姑娘回去休息！”

“是！”叫彩蝶的婢女吓得脸色惨白，连忙扶着苏月往回走。

林子墨站在原地兀自沉默了片刻，这才转身回到马边，翻身上了马。众人回神，锣鼓声继续。队伍浩浩荡荡走了起来。

林子墨回府的时候，已是夜里。府中各处的风灯已经尽数点起，发出昏黄暗淡的光。径直穿过抄手游廊，穿过水榭亭台，他来到一间厢房门口。厢房内亮着烛火，他抬手，轻轻叩了门扉。无人应。他眉心微拢，又叩了两下，依旧没有动静，略一沉吟，轻轻推开了房门。

她在的，他一怔。她一袭洁白寝衣，背对着坐在那儿，满头青丝未加一丝束缚，就这样倾泻在肩头，湿漉漉的，滴滴答答往下淌着水滴，显然刚刚沐浴完。空气中飘荡着女子沐浴的清香，寝衣透薄，女子凝脂一般的肌肤若隐若现，林子墨眉头微微一紧。

“怎么还没睡？”敛了心神，他缓缓走过去。

女子没有动，也没有反应。他走到她旁边站定，待看清她手中拿的物件时，脸色蓦地一变，是铜镜，她拿着一柄小铜镜！他不是已经吩咐彩蝶将厢房里的镜子都拿走了吗？她又从哪里弄来的铜镜？女子目光溃散地看着镜面中的自己，一瞬不瞬。铜镜中的人左脸有一条沟渠纵横，一直从眼角延伸到耳边，狰狞可怖。

“那个……”林子墨清了清喉咙，“你不用担心，你脸上的伤是可以治好的。我有个朋友是神医，专门给人治脸上的伤，且从未失败过。我曾经亲眼见过他给人换脸，你这点伤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赶明儿个我就让他过来给你看。你也不要难过，一定会好的。”

他说的是事实。这世上，人脸都可以换，这点伤痕又算得了什么？

许久，女子的眸光才慢慢有了一丝焦距。她缓缓转眸，看向身侧的男人，勉力弯了弯唇，“谢谢你，不管你是谁？”

男人微微一怔，不管你是谁？男人眸光微闪，一抹复杂从眸底快速掠过，他勾唇浅笑道：“我叫林子墨，请问姑娘尊姓大名？”

苏月摇头，轻轻垂下眉眼。林子墨瞳孔微微一敛，“姑娘有难言之隐？不方便说是吗？”

“不是！”苏月再次摇头。

“那是……”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苏月长睫轻垂，笑了笑，苦涩黯然。林子墨一震，一双黑如曜石的眸子微眯，眸光略带探究地落在她那半是倾城半是狰狞的脸上，“你失忆了？”

苏月没有吭声。

“那你还记得那夜，我救你那夜发生的事吗？”林子墨仍不相信。

苏月摇头。

“那夜你穿着男人的衣袍，戴着面具……”

“不记得了，都不记得了……”苏月继续摇头，秀眉微蹙，表情很痛苦。

“那孩子呢？”林子墨伸手，一把将她的腕握住，“那你知不知道自己腹中怀有孩子？”

苏月愕然抬眸，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半晌，依旧只是摇头。末了，目光又缓缓下移，她垂眸看向自己的小腹，一声不吭。

男人眉心微拢，黑眸一瞬不瞬地凝着她，似乎想要看到她的心底去。许久，才突然道：“没关系，以前的事不记得就不记得了。既然老天让你忘记，必定是想让

你重新开始，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嗯，”苏月轻应了一声，依旧眉眼不抬，道了声，“谢谢！”

“时辰不早了，你早点歇着，我明日再来看你。”

“嗯。”

男人再次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方才转身离开。房门被带上，脚步声渐行渐远，苏月怔怔看向手中铜镜里的自己，鬼一般，久久失了神。

苏月病了，在醒来的第二天。她全身发热，烫得惊人。彩蝶急坏了，忙去禀报林子墨。林子墨刚换衣服准备进宫，一听说此事，便赶了过来。

苏月盖着厚厚的被褥，面色苍白如纸，双唇没有一丝血色，眸子微微睁着，定定望着上方的帐顶，暗淡无光。那样子，像是被大石碾过的纸娃娃，毫无一丝生气。

目光触及她左脸上的狰狞疤痕，林子墨略略撇开眼，在床榻边坐下，伸手探进被褥。

苏月眼皮动了动，没有其他反应，任由他的手伸进被褥，摸索着探上她的腕。他懂医！这是苏月对这个男人的第三个认知。一个书生能文、会武、懂医？如此看来，她故意装作失忆是对的。这个男人是救了她没错，她心里感激，但是，事情太蹊跷太凑巧，她不得不防。并不是她小人之心，而是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事，看错了太多人。似乎身边的每个人都戴着假面，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谎言，她已经失去了相信的能力。

其实，如果可以，她倒是真的希望自己能失去记忆，那般不堪回首、那般痛彻心扉，她真的想忘。

探完脉，林子墨说，她是因为体质极寒，又怀有身孕，心情郁结，还感染了风寒，多种原因所致，必须好好调养，遂开了一个方子让彩蝶去抓药，自己匆匆离开了。听说是进宫，这段时间会很忙。

一连几日，苏月每日温顺地喝下各种汤药，祛风寒的、滋补身子的、保胎的，一一喝下，任由彩蝶替她换着脸上伤口的敷药。听林子墨说，神医外出了，还没回来，所以自己先敷药等着。她很少说话，从不主动打听府中的事，不问林子墨到底是什么人，不问他为何那夜那么凑巧出现在柳溪镇的瀑布旁边，不问外面的局势怎么样，也不问某个人的情况。但是，彩蝶喜欢讲，很喜欢讲，一直在她面前讲着这样那样所有听说的事，一般苏月都只是静静地听着，或者做着自己的事，最多就是回应一个浅笑。

得知八王爷商慕炎被景帝赐婚迎娶镇国公之女白嫣是七日之后的事。当时，苏月正站在花圃中，手拿一把大花剪，躬身修剪着花枝，彩蝶在那里叽叽喳喳地说着。咔嚓一声，花枝蓦地被剪断。苏月怔怔垂眸，看向自己拿着花枝的左手，莹白的手指被锋利的剪刀剪破，冒出殷红的血。

全北凉的人都知道，镇国公白震虽是外姓，但是，当年助景帝登基有功，所以封为镇国公，其身份地位与宰相苏希白不相上下。而传闻其女白嫣生得貌美如花、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镇国公膝下无子，只有此一女，所以更视为掌上明珠。而能娶此女为妻，也是那些王爷公孙们做梦都想的事情，就像曾经那些人都很想娶宰相苏希白之女苏阳一样。只可惜，那女子如今守了寡。

当景帝在朝堂上宣旨，将镇国公之女白嫣赐婚给八王爷商慕炎的时候，整个金銮殿都震惊了。商慕炎亦是。

众所周知，八王爷商慕炎的侧王妃苏月被四王爷商慕寒掳走，下落不明；而四王爷商慕寒自跳下瀑布失踪以后，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种情况下，再娶？

可是，景帝是谁？他是天子，一言九鼎，而且他在圣旨上也说得很清楚明白，此次赐婚，也是因为近来发生太多事，想冲冲喜。镇国公之女白嫣贤良淑德，八王爷商慕炎有情有义，实乃天作之合。为祝贺此对佳人，景帝还御赐千年宝物龙凤玲珑棋盘给镇国公，作为白嫣的嫁妆，寓意夫妻和睦、龙凤呈祥，众人再次震惊——龙凤玲珑棋盘，传闻此物是千年奇宝，至于奇在何处，宝在何处，却没人知道，也没人真正见过此物真身，没想到竟然真的有，还御赐给了商慕炎和白嫣。

于是，众人便有了一个认知——这个不受待见的八子是真的翻身了。拥有了镇国公的支持，等于拥有了半壁江山。而众人的另一个认知就是，随着四王爷商慕寒出事，苏希白嚣张跋扈的时代怕是要走到尽头了。

原来，这就是天家的情，一枯一荣一瞬间。曾经那般荣宠的四王爷商慕寒一夜之间美人不在，恩宠也不再有。而曾经被践踏在脚下的八王爷商慕炎却一夜之间，得美人得棋盘，还得了圣心。

三月十六，黄道吉日，当今八王爷商慕炎迎娶镇国公之女白嫣，距八王爷侧王妃苏月失踪不到半月。

这一日天气很好，天空湛蓝，万里无云，阳光亮得有些透明，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時候。重新扩建修葺的八王府早在头一日已被布置妥当。大红灯笼、红绸彩架铺天盖地，喜乐更是连绵不绝，从清晨开始，就没停过。礼花漫天，绚烂了整个北凉

京师的天空。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文武百官、各府王爷公主悉数到齐，就连皇帝皇后也亲临主婚。高朋满座，热闹非凡。从八王府通往镇国公府的路上尽数被铺上了红毯，边上的树木也都挂上了红彩带，十里红妆。

一大早，绵延几里的迎亲队伍在八王爷商慕炎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去了镇国公府。北京京师城内万人空巷，只为一睹这前所未有的迎亲盛况。苏月轻挽着面纱，站在拥挤的人群中。其实，她没打算来的，眼不见心不烦，看了只会徒增伤感，可彩蝶非要将她拉出来看。

也不知等了多久，或许只是一瞬，可是对于苏月来说，却好似一辈子那么长，终于，震耳欲聋的喜乐声由远及近，一支庞大的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地徐徐而来。所有人皆红衣红服，喜气盈面，而最为抢眼的当然是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最前面的新郎官商慕炎。只见他一身大红喜袍，面如冠玉，龙章凤姿。金澄澄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照着 he 似火的红衣、似玉的俊颜，美得就像天神，让人移不开眼。

只是他的面色看上去……过于沉静，一双黑曜石的眸子一直平视前方，薄唇微微抿着，丝毫看不出作为新郎官的欣喜，确切地说，是丝毫看不出任何情绪。

苏月弯了弯唇，她想，她大概是明白他此刻的心情的。从小他就没有的、却一直渴望的东西，如今他有了。父亲的宠爱、大臣的支持、所有人尊敬的目光，一样一样都有了。如今还有了美人，还有了宝物……他是开心的吧？可是，开心之余，他又是失落的。因为不是洋儿，让他十里红妆迎娶、携手洞房花烛的人不是洋儿，是吗？

正微叹间，人群蓦地骚动起来，“来了，来了……”

苏月一震，抬眸，心头也随之紧窒起来，微微低了头，眼梢轻抬，眸光紧紧，看着那一身红衣似火的男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乐声震天，脚步声纷沓，高头大马上的人儿就这样从她面前经过。身形交错的瞬间，男人似乎忽然眼梢轻抬，朝人群中掠了过来。苏月一惊，连忙垂下眉眼，虽然知道自己已经挽了面纱，对方根本认不出来，但是，手心还是湿滑一片。等她再抬眼时，队伍已经行至了老远。

再次来到八王府，苏月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果然，在这皇权至上的时代，天子的恩宠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人下地狱。而天堂和地狱间仅仅只有一步之遥。这哪里是记忆中的八王府？简直奢华如同皇宫一般。

她从未见过如此热闹的场面。灯火辉煌，红烛漫天，礼花长鸣，宾客满堂。哪儿哪儿都是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穿梭来往，摩踵擦肩。因为所有的仪式

和程序都是白日里就走完了，夜里，说白，就是吃喝玩乐闹洞房。戏台子上折子戏《花好月圆》咿咿呀呀唱得正欢。

如此繁华胜景，让她不由得想起自己嫁给商慕炎时候的情景，没有宾客，没有祝福，什么都没有，当时，他牵着她的手说：“这次委屈你了。”当时，她还在想，这次？那意思好像还有下次。果然，这么快就有了下次，只是，新郎是他，新娘却换了他人。弯了弯唇，她强自敛了心神，她不是来观摩别人的风花雪月和花烛洞房，也不是来偷看新人笑，兀自旧人哭，她只为一个目的前来——龙凤玲珑棋盘！她只要棋盘。而今夜是最好的下手机会：第一，今夜宾客众多，鱼龙混杂，容易潜伏，不易被察觉；第二，今夜棋盘会作为嫁妆和吉祥物件摆放在新房里面，过了今夜，可能就会被收藏起来。所以，机会不能错过。

苏月走在喧嚣的人群中，一双水眸警惕地环顾着四周。她易了容，穿了普通婢女的衣衫，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她。倒是她看到了很多熟人。譬如景帝，譬如皇后，譬如太子商慕仁、三王爷商慕展、五王爷商慕毅、商慕晴、何雪凝、童玲、志儿、十七等等。还在戏台子旁边看到了舒思洋，一身宫中女官装扮，坐在席间，目光怔怔看着台子上青衣花旦的表演，不知在想什么。苏月想，此时的她是落寞的吧？最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花烛洞房。

她竟然还看到了展超。听说，后来景帝还是御赐了他为六扇门的门主。目光禁不住在展超坚毅的脸上顿了顿，她轻勾了唇角，门主，这个男人当之无愧。她再环视了一下四周，独独没有看到今夜的男主角商慕炎。时间紧迫，容不得她多想，视线从舒思洋身上挪开，她快步往厢房的方向走。虽然八王府被扩建和重新装修，但是，大致的布局还是没有变。

苏月发现，她曾经住的倚月苑竟然没有被翻建，还是保留着原本的样子，她经过的时候，里面竟然还亮着烛火。她愣了愣，转念一想，也是，她都不在了，翻建给谁住呢？听说，以前这里本就是一个荒苑不是吗？而现在估计就成了花红柳绿住的地方吧，不然，怎么还会亮着烛火。

顾不上多想，她快步而过，穿过抄手游廊，穿过水榭亭台，径直来到了厢房门口。门窗上大红喜字刺目，厢房内红烛摇曳，想必，这便是今夜的新房了。门口两个婢女左右而立，皆眼观鼻鼻观心。苏月想了想，上前，匿了自己的声音道：“他们让我来问问，合卺酒端进去了吗？”

两婢女看了看她，大概觉得她眼生，看了好一会儿，才说：“端进去了，喜娘在里面呢。”

“那喜秤呢？”

“也拿进去了。”

苏月眉心微拢，脑中快速过滤着洞房之夜需要的东西，忽然想起什么，微微倾了身，凑到两个婢女的耳边，压低了声音道：“皇后娘娘让我将这个东西送进去。”苏月一边说，一边从袖中取出一枚锦帕。幸亏她平素喜欢素色和白色，而今日随身带的锦帕正好是纯白得纤尘不染。两婢女一见她手中之物，先是一愣，旋即又都脸一红，马上明白过来。虽说都是未经人事，可在皇家做婢女的，这些哪有不知道的。这皇后娘娘是要看八王爷和八王妃圆房以后八王妃的处子之血呢。

“进去吧！”婢女轻轻推开门。苏月点了点头，闪身而入。微微松一口气的同时，苏月发现，眼前的洞房那才叫洞房——家具全都是焕然一新，刷着大红的油漆，晶亮晶亮；红烛亮了满室，摆成各种花的形状，少说也有数百根；雕梁画栋，彩幔轻垂，熏香袅绕……

金丝楠木大床上，一人身着大红、头顶红盖，静静而坐。在她的旁边，两个贴身婢女相陪。再边上，就是喜娘，也静候在那里。依旧不见新郎商慕炎。

见她突然进来，除了新娘子盖着红盖头挡住了视线，其他几人都循声望了过来。特别是两个婢女，其中一个微拢了眉心，出声问道：“有事吗？”

苏月讪讪一笑，水眸快速巡视着屋里的一切，“我……我是……奉皇后娘娘之命……送个东西过来……”

棋盘，棋盘，棋盘在哪里？龙凤玲珑棋盘的大概样子，她是知道的，因为六扇门资料库有图片。东西不小，应该是很好认。可是，她粗略望下来，没有看到。难道放得比较隐蔽？

“什么东西？”那厢婢女开口了。

“哦，这个！”苏月从袖中取出那一方锦帕，缓步走到坐在床榻边上的女子面前，双手呈上，“皇后娘娘让奴婢亲手将这方锦帕交到王妃手中。”

苏月看到那女子闻言似乎身子微微僵了僵，片刻，一只莹白如玉的小手，从大红的喜袍袖中伸出，轻轻将锦帕接过。十指尖尖如葱，肌肤娇嫩如童。苏月忽然想，有如此一双美丽素手的女子容貌也定然是极美的吧。只可惜隔着红盖看不到。婆婆光线中，她似乎只能看到一个大致五官的轮廓。是很好看。

苏月眸光挪开，又快速看了床头、柜顶等一些刚才看不到的地方。还是没有！怎么办？现在东西也已经给了，又不能杵在这里不走，难道将屋子里的几人都击晕？可如果那样，一旦没有棋盘，岂不是打草惊蛇了？正暗自思付对策，边上的喜娘突然开口了，“这位姑娘，你回去前厅的时候，快看看八爷在不在。眼看着吉时就要过了，新人要赶快掀红盖、喝合卺酒才成。”

苏月怔了怔，嗯了一声。如此这样，是不是表示，她可以假装出去找找商慕炎，然后再次借禀报之名进来？

一出新房的门不久，就看到王府里面巡视的侍卫。略一计较，她便装模作样上前，“请问，你们看到八爷了吗？”

“刚刚看到八爷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好像去了书房。”

东西？书房？苏月瞳孔一敛，蓦地又眸光一亮，她怎么没有想到？

书房，一豆烛火。一袭红衣似火的男人端坐在桌案边，白璧纤长的大手，一手提着一只酒壶，一手拿着杯盏。脸上微微暗红，凤眸婆娑迷离，似蒙了一层薄雾，酒，已经微醺。

咽下心中的苦涩，他再次端起杯盏，仰脖一口将杯中之酒饮尽。因喝得太急，他哑着声音咳了一声。缓缓抬眸，他看向书架上的那一方玉石棋盘。龙凤玲珑棋盘。她不是想要吗？怎么还没来？

那日朝堂之上，父皇突然提出给他赐婚，将镇国公之女白嫣许配给他做八王妃。当时，他很震惊，真的很震惊。虽说，那夜在山上，苏月的牺牲换来了他舍命救商慕寒的假象，继而赢得了父皇的赞赏和宠爱。但是，这些年下来，他懂那个男人，疑心重，防备心强。这件事对他有触动，他是相信的，但是，不可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就完完全全否定对商慕寒的肯定，也不可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就完完全全地改变对他的看法。

其实，那个男人的用意，他懂。当今朝堂两大势力最让帝王头疼：一个是宰相苏希白，一个就是镇国公白震。商慕寒一犯错误，失踪，帝王趁机将他踩着，也趁机削弱苏希白的力量。还有白震，无论谁娶了他的女儿，都是如虎添翼。这么多年，在所有人眼里，他商慕炎是最不受宠，也是最没有势力的一个，即使，现在咸鱼翻身，可并没有积蓄的力量。将白震的女儿嫁给他，对帝王来说，最安全，不用担心两强联手。换个角度说，也是在削弱白震的力量——他没有儿子，想借女儿拉拢权势的希望也彻底落空。可做了婊子，又要立牌坊，帝王为了安抚白震，不得不忍痛割爱，送出龙凤玲珑棋盘如此大礼给白嫣当作嫁妆。

他并不想娶白嫣，即使娶了这个女人对他来说，真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就像他们说的，如虎添翼。但是，他就是不想，说不出为什么。其实，为了目的而婚娶，他也不是没有做过，曾经苏月是，苏阳也是。当时，他都没有一丝感觉。可是，现在，他竟然是抵触的。

他想，拒婚反正有理由，他的侧王妃如今还生死不明，他不想娶，就这样，也

不会得罪镇国公，也不会让他父皇下不了台。即使父皇不允，也无所谓，反正这些年他们两人对着干的事也不少，充其量，再将他打回原形。可是，他终究是领旨谢恩，诺了。因为，有龙凤玲珑棋盘不是吗？有那个女人一直梦寐以求的龙凤玲珑棋盘不是吗？虽然他不知道她要那个东西做什么？但是，他知道，这些年，她都一直在努力地找这个东西。他卑微地想，有了这个东西，她是不是就会回来了？即使不明着回来，她是不是会偷偷回来窃取呢？无论哪一种，只要她回来！他只要她回来！所以，他将这个消息散播得全天下人皆知。

原则上，棋盘作为嫁妆和吉祥物件，是应该放新房的，但是那里人多，白嫫在，喜娘在，婢女们都在。如果她来了，那么多人，她怎么现身，她怎么办？所以，他将棋盘放到了书房里面。所以，他早早就来书房这边守着。他支走所有人。也是方才，他才想起，没有将棋盘在书房的消息放出去，说不定那个女人在新房那边等呢，所以，他赶紧跟几个侍卫说了。

她会来吗？他不知道。可是，都这么久了，她却还没有出现。想起那夜在瀑布前，她决绝地纵身一跃。她该有多绝望？如此绝望的她是不是早已经不要什么龙凤玲珑棋盘了？试想，一个人若心如死灰，还有什么可以入她的眼？他不敢想！

苏月……

提起酒壶，再次将手中杯盏装满，他仰脖，又一口饮尽。微蹙了眉心，他只觉不过瘾，大红衣袖骤扬，杯盏被匡啷一声弃于地上，他直接提起酒壶，将里面的酒水灌入口中。

苏月在书房外站了一会儿，深深呼出一口气，方才轻轻抬手叩门。没人回应。她犹疑了片刻，才伸手，缓缓将门推开。

记忆很清晰。苏月记得，她是第二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满室酒气，男人趴在书桌上，手边放着酒壶。

第一次，是在四王府，苏阳的孩子堕掉的那天夜里，那时他还是商慕寒的身份，也是这个样子，也是在书房醉成这个样子。当时，她以为他难过，为自己的孩子难过，现在想想，原是内疚，为他亲手扼杀了别人的孩子内疚。那么，今夜……

他是新郎官，他也得到了很多他想要的东西，他该高兴的不是吗？他又为谁而饮，为谁而醉？

只一瞬，她便笑了。还能为谁？新娘换了一个又一个，却没有一个是他想娶的，是吗？他想要的人只有舒思洋，只是舒思洋——他的洋儿。她眼前又晃过方才女子坐在戏台下面惨淡的眉眼。真真是一对为情所困的男女。

匿去心中的苦涩，她抿了抿唇，再次细细打量起伏在书桌上的男人。一袭红衣妖娆夺目，平素冠玉一般的脸上此刻染上些微暗红，双眸微微阖着，长睫轻垂，一动不动，似乎醉得不轻。不省人事，对她来说，倒是个好机会。她返身望了望外面，见并无异况，遂小心翼翼地将书房的门掩上。再转过身，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

棋盘，棋盘……

比起新房，书房简单多了，布置简单，除了桌椅，就是书架。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那个摆在显眼位置的棋盘就这样跃入她的眼帘。是它，是龙凤玲珑棋盘。跟六扇门资料库中的图片一模一样。

心头狂跳，她又回头看了看伏在桌案上的男人，男人依旧纹丝不动。她颤抖地抬起手，刚准备取下来，又蓦地想起什么，止了手中动作，只凝了眸光，警惕地检查起棋盘的四周。

这个男人一向心思缜密，如此贵重之物，他为何摆在这般显眼位置？心中疑惑，所以，她恐设有机关。待确定一切正常之后，才敢伸手小心翼翼地将棋盘取了下来。

玉石，光滑沁凉。当梦寐多年的东西在手，她的心跳前所未有的狂烈。终于拿到了，终于可以离开了。这一切苦，这一切痛，终是解脱。

扯了边上横梁上的一方布幔，将棋盘盖住，她抱在怀中，转身往外走。可走了两步，脚又禁不住顿住，回头，她再次看向那个男人，那个她爱过恨过的男人。商慕炎，永别了！闭了闭眸，强自凛了心神，她睁开眼睛，转身往外走。

“苏月……”

一声沙哑低唤骤然自身后响起，苏月一惊，抬起的脚生生僵在半空中。

被发现了？一颗心几乎要从胸腔里蹦出，她僵硬地将脚落下，怔怔回头，却蓦地看到男人依旧趴在桌上没有动。

没醒？只是醉吃！她一怔，提起的心慢慢放下。说不出心中的感觉，她垂眸默了默，又再次转身往外走。就在她的手刚刚触及门闩，正欲移开之际，身后骤然一阵踉跄的脚步声响起，衣袂带起丝丝轻风拂过，她的后背蓦地一热，已被人自身后抱住。

“别走……”沙哑的声音响在耳边，男人的下颚抵在她的肩头，温热的唇就落在她的耳垂处。

苏月瞳孔一缩，僵硬了身子。要不是他长臂环绕着她，正好将她的手臂抱住，她想，此刻，手中的棋盘一定早已跌落在地。任何语言都无法来形容她此刻的心